

我的老师李掖平

□吴越

前几天,在一次文学活动上,再次见到了李掖平老师。

多年前,读大学时曾是李老师的一名学生,并多次聆听过她的教诲。这一次,李掖平老师谈到文学创作的高度、品格和境界,以及悲悯的情怀。谈到方方的小说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时,她眼眶湿润,如此关注现实的作品,作家为什么不能直击现实?的确,粉饰太平才是最大的残忍。作为一个追求严肃文学写作的年轻人,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对作品的高度把握不够,李老师的观点使我受益匪浅。

这是毕业后第二次见到李老师。

第一次是2011年,莫言和张炜共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,李老师是评委之一。评奖结束回到济南的第二天,我和本刊副总编辑解永敏一同前去采访她。李老师谈到新的评奖机制,谈到对张炜和莫言作品的解读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,她对两位山东作家获奖的兴奋。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兴奋,在那几天里,她会和每一个人分享她的喜悦。

李掖平老师是一位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文学中的学者,记得她曾这样剖析自己与文学的关系:“文学之于我,就像空气,不是想不想,而是必须呼吸……”

再往前推,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,聆听李老师的教诲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2007年,大

三下学期实习回校后,李老师的一堂现代文学选修课成为我们的必选。李老师的课以感情饱满著称,深入浅出,让人着迷。当时,我和同学们笑称她感情丰富,不论多么严肃、不解风情的人,在她的课堂上也会变得柔软、细腻。因此,往往有大量其他学院的学生来蹭课,我们只好早早去占座。

课堂上的李掖平老师,完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命运之中。她谈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“生存悲剧”,谈的最多的还是诗歌,徐志摩、戴望舒、七月派、九叶派,我们随着李老师游走在民国人物的灵魂深处,感受他们的命运起伏。尤其是徐志摩,李老师对这位“现代诗仙”灌注了极大的情感,《雪花的快乐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我有一个恋爱》……一首首灵动的诗歌从李老师口中飘逸而出。那一刻,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成了徐志摩,在诗歌的世界里飞扬。

当时,我们在长清大学城,站在宿舍窗前就能看到开山——1931年,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这里坠毁,诗人不幸遇难。2007年那个初夏,走在校园里,我经常想起徐志摩,便写下了一首名为《徐志摩的开山》的诗:

李掖平说那年飞机失事
徐志摩就死在这里
诗人像雪花一样
飞了起来



▲李掖平,系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,山东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导。

而且现在还在飞

……

大学时喜欢给老师排名,无论谁排,无论什么标准,总有那么几位始终排在前列。讲课好是一个因素,老师的人格往往起决定作用。有的老师的课堂门可罗雀,而有的老师讲课的时候真可谓万人空巷,门口也挤满了人。校园里始终流传着他们的故事,一届一届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传承他们的衣钵,走出校园。

学生时代,与一些老师接触并不多,毕业后竟与几位母校的老师成为朋友。时常与他们相聚,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。他们对工作是一种真诚的热爱,就像李掖平老师所说的自己与文学的关系。吕家乡老师今年已是81岁高龄,我上学时他早已退休,没有过接触。在去年的一次活动上,他痛陈当代文坛弊病,其独立人格让人敬仰。当时,我报出名字,他露出欣喜的表情,说当年读了我的诗,曾找过我,但没找到,让我震惊并感动。后来,我请吕老指点我的作品,他绕开每个人都喜欢的好话,每句话都说到我的痛处,指出我作品的不足。让我茅塞顿开。

学生时代的结束,意味着新的学习的开始。那些已成为那所大学符号的教授们,好像随时会在我困惑的时候,指引方向…… **周刊**

徐显明:大学的价值守护,在于“师”

□徐显明

我曾经读到鲁迅先生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为《我们应当以儿子为本位》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上,总是以父亲为本位。鲁迅先生提出我们要倡导一种新文化,把这种本位颠倒过来。

文艺复兴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,就是恢复了人的主体性。在哲学界中称作,“上帝死了,人活了。”在我看来,师

道的延续在于弄清楚什么叫“教师本位”。同国家、政府“以人为本”的主体不同,大学只以有学术价值的人为本。而对大学资源耗费最多的人,很有可能是这所大学最有价值的人。这就是大学和政府,大学和企业在以人为本上的区别。

大学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培养人,这个使命从大学开始出现,900多年一直

没有变。大学的第二个使命,就是洪堡精神所倡导的,大学意义不仅要育人,还要秉持探索真理,追求学术的使命。

过去大学的科研只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活动。上个世纪30年代,美国的大学把一个大学和社区的建设结合在了一起。在斯坦福到伯克利长达100公里的范围内,产生了硅谷,产生了美国最重要的生产中心。这就是美国大学为社会

提供的服务,大学的三大使命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,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,未来的战争来自于文化和文化上的冲突。文化和文化的冲突怎样消除,一个新的功能赋予了大学:通过交流,来使不同文化形成互融。大学是能够把不同的文化融在一起进行交流的最好的平台。

(下转第14页)

■师生之道·名人

单应桂：活在先生们的背影里

□本刊记者 解永敏 张霞

(上接第13页)

那么能够承担这些功能的人是谁？答案相当清楚的，就是教师。

大学有一系列的价值观。当我们分析大学的时候，可以发现，每一所大学的历史其实都是一部专门的文化史。但是文化的终极在哪里？张岱年先生说，文化的本质就在其所沉淀的那一份价值。

大学仅有创新还不够，它更应该坚持一种守成的能力。守护这所大学的传统，就是守护这所大学已经形成的制度。

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，做校长时间最长的是蒋梦麟。在去世之前，他有这样一段话：对于北京大学贡献最大的，要数蔡元培先生和胡适之先生。蔡元培在1916年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时候，北京大学乌烟瘴气。他当时用了两句话，一是思想自由。第二句话是，兼容并包。北京大学从死气沉沉中一跃而起。当时欧洲有评价，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，但是已经有了一流的大学校长。

然后是胡适，胡适把中国的北京大学带到了世界上，使北大成为中国大学对外的代表。蒋梦麟讲，我和这两位先生比起来，他们才是北京大学的功臣，而我只不过是北京大学的一条“功狗”。

我对他的这句话反复咀嚼，觉得它的意味是非常深长的。由此，我又想到，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做教授时有一段议论，他说做清华的教授是很舒服的，像神仙一样。神仙是什么呢？神仙是要云游四方的。

后来这句话也被陈寅恪教授所印证了，坚决不在北京做教授，要到南方去。最后选择了中山大学，当然一开始是在岭南大学。教授是要云游四方的，教授个人的个性、学术在学校可能有积淀，但是他们也有可能随时要把它们带走。做教授就像做神仙一样。

冯友兰先生又讲，清华大学的学生像老虎。这句话预示着什么？老虎迟早是要下山，学生是要离开学校的，将勇猛带到四面八方。然后，他又讲了一句话，清华的工作人员，从校长开始，都像狗。这句话绝对不是骂人的话，它是说，清华的工作人员从校长到处方，到一般工作人员，都在守护着清华的传统。

(徐显明，原山东大学校长)



▲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单应桂在畅谈自己艺术生涯中的先生们之前，欣然为本刊15周年题写“在这里阅读齐鲁”。

有一种“乡愁”叫先生

斗室带风是居，寄世如风则是行。这便是单应桂给人的直感。如今81岁的单应桂身体略有不适，居于长子家中。记者按铃，单应桂必得亲自开门前迎，出门定要相送，小辈采访因相谈甚欢，单应桂更是主动提出赠字“厚德载物”寄予期许，并欣然为《齐鲁周刊》15周年题写“在这里阅读齐鲁”之条幅。

捐赠画作、提携后辈、心怀宽厚是所有弟子、同行对单应桂的评价。不过聊起做人的品行，单应桂则称：“几乎都是我的老师所馈赠。”

1956年，23岁的单应桂报考中央美术学院，面试时的主考官正是单应桂日后的恩师蒋兆和。单应桂对本刊记者笑谈当时的情景：“老师问

我，你最喜欢谁的作品？我回答蒋兆和、李斛等。”蒋兆和当时板着脸问：“齐白石你不喜欢吗？如果不能进入中央美院，工艺美院的舞美系去不去？”单应桂坚决地回答：“不去。”

面试完毕，与考生交流，同伴们大笑不止：“你一定被录取，因为面试你的主考官就是蒋兆和。”单应桂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，她说心里极为忐忑，真怕“老师认为我用心刁钻，故意讨好，其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是谁”。

最终，因扎实的基础，单应桂被顺利录取，成为56级中央美院的学生。

谈起当年的师生关系，单应桂十分感慨：“和老师的亲近是现在不能比的，从学生到先生都极为单纯，求

学求知之风大过一切，师生随时随处进行交流。”

当年的单应桂和同学们，每到周末便结伴去老师家里做客。“只需课下一提，老师便欣然接受。”

单应桂至今记得第一次去蒋兆和先生家里的情景。“空手就去了，老师极为认真。”

等单应桂和同学敲门而入，蒋兆和已经泡好茶、摆好糕点，桌子上还端然放了一个雕塑，他指着作品告诉学生：“雕塑的线条和油画的线条可以相互运用，美学都是触类旁通的。”然后，蒋兆和又拿出了自己画的《流民图》给同学们看。因为抗日战争中的流浪经历，加上《流民图》宏大的构图和豪迈的气势，惊得单应桂喘不过气来。“和先生当面交流拜访极为重